

## 文韵周刊 / 钱塘江

### 名家

# 因为古老，所以不怕

#### ■ 胡洪伟

塔勒布2023年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布了一条一句话推文：“Every job invented in the 20th Century is threatened by AI”（20世纪发明的所有职业都难逃AI的冲击）。

塔勒布是《黑天鹅》（2007年）和《反脆弱》（2012年）的作者。他的这一警告让我对自己热爱的读写“职业”再次充满了信心。作为人类发明的一个古老的职业，读书和写作少说也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吧，完全不算是有20世纪发明的，看来不用再担心遭AI替代了。

我知道你马上会说：不对啊，如今AI的读写能力明明已经超越了大部分人类，一些文案、摘要等写作岗位正在被替代。塔勒布的原话是这意思吗？

塔勒布发布那条“金句”的2023年，正是生成式AI技术爆发的关键期，ChatGPT在2022年底横空出世，引发全球瞪大眼睛看粗气另眼看AI。2023年则成就了AI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应用的转折，专家们纷纷说“AI元年终于来了”。

塔勒布恰恰选择这个时间发布AI威胁20世纪职业的言论。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首先要弄清什么是“20世纪发明的

职业”。根据塔勒布的理论框架，人类文明的技能演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体力与空间感知（农业、狩猎、采摘）——人类几百万年进化的成果；第二阶段：物理工具与精密制造（工业革命、手工艺）——近几百年发展的技能；第三阶段：抽象符号与信息处理（财务分析、代码编写、法律文书、中层管理等“白领工作”）——20世纪才大规模爆发。

由此可知，所谓20世纪“发明”或“爆发”的职业，其本质都是信息的处理、分类、转化和传递。这些职业包括：财务分析师、程序员/软件工程师、律师/法律文书处理员、市场研究员、数据分析师、新闻编辑、放射科医生等。

这些职业都不直接接触物理世界，都是处理抽象的信息和符号。它们既是20世纪知识经济兴起的产物，也是现代白领阶层的主要构成。它们的工作流程、决策规则、输出格式都可以转化为代码或算法。这使得它们天然容易受到AI的冲击，因为AI本质上就是处理和生成信息的机器。

我此生此世几乎只做了一份工，那就是新闻编辑。经塔勒布一说我就明白了：新闻编辑这一职业“爆发”于20世纪，眼看就要消失于21世纪。当然我知道塔勒布说的是“冲击”，而不是简

单的替代。其实我不太相信包括新闻编辑在内的所谓“20世纪职业”会彻底消失，它们的核心技能如沟通、判断、创造等等自古有之，AI替代的只是流程化、标准化的环节而已。

对许多大学的老师而言，创意写作也是20世纪“爆发”的一项技能训练职业，范围已从文学扩展到所有面向文化事业与创意产业的多形式写作及写作教育。其中有正在遭AI严重冲击的，如商业创意写作（广告文案、营销内容、品牌故事等）、影视剧本创作、游戏文案等，也有AI替代不了的，那就是文学写作。

目前AI在情感表达和文化内涵方面毕竟还存在着根本性局限：AI还缺乏情感智能和生活经验，其生成的所谓“作品”还缺乏真正的原创性与独特性。

说起来这也符合塔勒布的逻辑：越古老的越难以被替代。营销文案写作是现代产生的，文学写作则是古老的。这同时意味着，传统写作岗位可能出现分化与重组——高度结构化的内容（新闻稿、产品说明、法律文书等）和创意性较低的商业写作（广告文案、营销内容等）受冲击最大，纯文学创作受影响相对较小。

纯文学写作面临的挑战不是直接遭AI替代，而是写了可能再没人读：读

者的注意力早给AI等等分散得乱七八糟了。

今天还迷恋文学写作的人，大概要把“创作本质的不可替代性”当作一种信念：创作不仅是技术过程，更是主体表达；文学创作的价值不仅在于文本本身，更在于它所承载的人文精神、生命体验和社会批判；读者不仅需要娱乐和信息，更需要情感共鸣和精神启迪；人类创作的作品可以提供这些深层价值，AI作品缺乏的也正是这种“灵魂”。

谈到AI与写作，我又想起马家辉在港中深分享时讲的一番话：我写作是为了自己快乐，我干吗要把这种快乐让给AI？我写我的，它写它的。我才不管AI写得比我好还是差呢。

但毕竟还是有焦虑AI如何影响写作这个话题的人。他们经常得到的是如下忠告：将AI视为工具而非威胁，积极学习和掌握AI写作工具；认识到AI的局限性，专注于人类独有的创造力和情感表达；尝试跨媒体创作，融合文字、图像、音频等多种形式；勇于创新，探索新的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法……

这些忠告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我不知道。我现在只想牢记一个逻辑：越古老的职业越难遭AI替代，而读书写作正是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职业。

### 艺境



水墨《残壁枯石》王作均

# 碰撞世界杯

#### ■ 朱建勋

球迷之间的聊天很有意思，不少独特的暗语潜伏在他们的对话中，比如问起彼此球龄的时候，他们往往不是以年份，而是以世界杯为单位来界定。

我是在意大利之夏开始四年一轮的与世界杯碰撞之旅，那时的我还在读高三。时光须臾，36年在指缝间转瞬即逝，然而罗伯特·巴乔那随风飞舞的马尼鞭和“荷兰三剑客”如潮水般的倾泻打法，竟如那场在青涩年华时谈的恋爱，始终在脑海挥之不去。

如果知道对点球友是在韩日世界杯开始了解足球，我一边会询问他是不是特喜欢那个塞尔维亚神奇教练米卢，一边在内心里涌起一丝难以掩藏的优越感，毕竟我们连吴群立、柳海

光、贾秀全都一无所知，更不用提苏永舜麾下的古广明、陈熙荣、沈祥福和迟尚斌了。我的心情像极了误入桃花源东晋武陵渔人，嘲笑他们“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

2002年，我的女儿小鱼儿已经出生，而且因为我死盯着电视机里中国队与哥斯达黎加的菜鸟互啄而忘记翻看蹒跚学步的她，害得她下巴磕在电视柜角被缝了5针，我也成功领取了一顿老婆劈头盖脸的臭骂。

即将开幕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注定开创历史，不仅第一次有48支球队闪亮登场，而且世界足坛新生力量与老牌强队的生死较量更加值得期待。我在6月2日就买了体育彩票，选了葡萄牙和摩洛哥、荷兰和比利时、挪威和塞内加尔这样的冠军亚军组合。朋友们对我这样的选择感觉匪夷所思，但足球是圆的，正是因为

意外才让这项竞技体育充满了刺激和吸引力。

再过一段时间，许多原来看起来安静甚至有些腼腆的人，都会被世界杯的熊熊烈火点燃内心的激情，我们都会暂时摆脱生活琐事的裹挟，体验难得一见的酣畅淋漓。

当然，遗憾无处不在，中国足球队又一次与世界杯盛会错过。但正如哲学家罗素所说：“欣赏他人的光芒，本身就是一种开阔。”中国足球虽然没有站在舞台中央，但如果能为他人的精彩鼓掌，我们也能收获一份幸福。随着U23、U19和U17队员在各级比赛中的亮眼表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以后几届世界杯上，中国足球会有亲自下场的机会。

就让大家跟我一起在这绚烂时段里，聚焦自己的激情和梦想去猛烈碰撞世界杯吧。

# 婴语如歌

#### ■ 柴祥群

自得麟孙，吾遂为孙矣。此语谑而庄，戏而真，细品回味无穷。

平日居家，向来有一说一，今则不然。对此稚子，声自软了三分，腰自折了半截，面上堆笑，甜腻卑怯，自家听着都有些牙酸。山荆囔曰：“半生未曾低眉眼，今为稚子竟折腰，岂不怪哉？”

此子既降，家中万事，尽归其宗。曩昔，晚间新闻，雷打不动；于今则炭屏寂然，惟恐扰其清梦。电话骤响，若值其酣眠，事虽如天，亦勿匆匆挂断，不敢絮叨。阖家诸君，恍若新军整伤，诸事缓急，皆以其啼笑为令。其力如斯，奇哉！

然最可乐者，莫过于解其婴语。其声唧呀，或高亢如云雀度林，或婉转若幽泉漱石，长短错落，轻重参差，莫知所指。其面也，乍阴忽晴，万变多端。眉尖微蹙，若远山笼烟；樱唇叠合，似有万语千言；倏尔展颜，又若春冰乍裂，暖阳破云。举家簇围，如观天书，如参神机，如射覆猜谜，费尽心机。合其意者，则粲然展露无齿之笑，拂其意者，则张口咆哮幼猿之音。在斯陋室，或生春，或蒙霜，或欢喜蹦跃，或鸦雀无声。

其唧呀之语，在彼为混沌初辟之音，在吾则为天籁无字之歌。歌中有忙，有乐。白日有怀抱之沉实，深宵有惊起之扰攘。然荡漾其间者乃天伦之趣，如茶之回甘，酒之醇厚。古人含飴弄孙之乐，非身历者不能道其万一，诚不虚也。

夜来微风入户，挟草木清气，星月涵泳。孙儿卧余怀中，复唧呀作声，星眸如漆染，澄澈如春泉漾波，晓露初凝。俯视此眸，顿觉人间万事，至此忘机，无可说，无须说，无可求，无须求矣。

婴语如歌，甘之如飴。弄孙之乐，岂可与人尽道哉？

#### ■ 于山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是“初唐四杰”之一杨炯的名句，其实百夫长只是统领百人的低阶武官，但杨炯并不在乎官有多大，只愿有所作为。一语成讖，杨炯最终是到今天衢州的盈川担任县令。大唐有太多的诗人位极人臣，相比之下，七品县令只是芝麻官。

这位仕途失意的诗人却留下了贤令的美名，杨炯不仅被盈川百姓奉为保佑一方的城隍，至今仍有保存完好的杨炯祠。每逢农历六月初一，当地百姓坚持举行传承千年的“杨炯出巡”非遗民俗，以求风调雨顺。

留下传于后世的口碑，这何尝不是一种政绩。六月的衢州，盈川村游客如梭。斑驳的杨炯祠前，复原的唐风鼓楼旌旗迎风飘展，颇有“风多杂鼓声”的意境，我试图从杨炯短暂的一生中，寻找“宁为百夫长”的真谛。

在璀璨的大唐诗坛，杨炯占有一席之地。他10岁被称为神童，后来，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在文风、题材、创作上承前启后。杜甫也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高度肯定了四杰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贡献。

一身才华，渴望建功。他创作过《青苔赋》和《幽兰赋》，以“虽处幽林与

穷谷，不以无人而不芳”“苔之为物也贱，苔之为德也深。夫其为让也，每违燥而居湿；其为谦也，常背阳而即阴”表达自己渴望建功，却怀才不遇的情怀。哪怕成名之后，他还在乎初唐四杰的排名。四杰在当时称作“王杨卢骆”，杨炯说，愧在卢前，而耻居王后。

听闻边疆战火的消息，诗人也燃起了热血。这位没有到过战场的诗人，伫立长安楼城望战场“铁骑绕龙城”，最终的目标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但大唐不缺诗人，皇帝不缺才子，杨炯并未如愿。

虽有神童之名，但直到26岁的时候，杨炯才考上科举，获得一个九品小官。不久，杨炯等到一个机会，被提拔为太子詹事司直，不仅升至七品，辅佐太子的机会更是前途不可限量。但世事难料，因除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杨炯受到株连被贬到四川梓州担任了司法参军，官越当越小，单位越干越远。4年后，当他回到洛阳，对武则天尽情颂扬，辞藻华丽的《孟兰盆赋》却无法打动女帝的心。最后，“宁为百夫长”的杨炯迎来了“迁盈川令”的结局。

盈川是杨炯的标签，也是诗人最后的归宿。今天，初唐古县的文化品牌、优美的自然风光等因素叠加，让盈川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乡村。村口一块石刻是旅行团的集合点。巨石一面刻

着“盈川”二字，另一面刻着的杨炯的代表作《从军行》，一凿一痕，苍劲有力。杨炯是盈川县第一任县令，并且在任上辞世，后来，杨炯也被称为“杨盈川”。

有一个问题让人费解。史书留下了杨炯酷吏的纪录。《旧唐书》里说：“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桡之。”《新唐书》里也说：“至官，果以严称，吏稍忤意，榜桡之，不为人所多。”但杨炯祠内曾有对联“当年遗手泽，盈川城外五棵青松；世代感贤令，浚水江旁千秋檀豆”。盈川百姓却给他“敬贤令”“奉城隍”的待遇。

同一个人，如何能同时留下酷吏和贤令的两种评价？

历史没有给出答案，但留下了线索。“麒麟檀”的故事在《唐才子传》等书中流传至今，杨炯讥讽那些衣冠楚楚、不学无术，只会谄媚逢迎的官员为麒麟檀——一种用驴子装扮为麒麟的演戏把式。在杨炯留存的诗文中，能读到他对视金钱如粪土的气节。在《和刘长史答十九兄》中，杨炯表达了“受禄宁辞死，扬名不顾身”的心愿，既要清廉正直，又要扬名立业。在《群官寻杨隐居诗序》中更明志，“以不贪为宝，均珠玉以咳唾；以无为为贵，比沆常于粪土”，字里行间，还原出诗人耿直的性格。

更多的故事，藏在盈川村中。在杨炯祠旁，有一座新造的杨炯纪念馆，供

### 心香

## 生香活色

#### ■ 钱红莉

在台州用餐，大小宴席上，总归要上一碟年糕。紧随年糕一道的，是一小碟红糖。

这里的红糖非常奇异，干粉状，颗粒细腻，如柳絮，轻轻朝它们吹一口气，似乎全部会飞掉的那种毛茸茸。我尤爱其色，与一般红糖比，多了一层风霜，也像一个人浅白了鬓发，是桂花黄。捏一块年糕蘸一点红糖，入嘴，清新而微甜。并非一般红糖的齁甜。

翌日，拜访私房菜主厨程媚女士，她为我做一例“核桃调蛋”，连舀两大勺红糖，同样微甜口感。

回沪后，对这产自头陀镇的红糖恋恋难忘。网上搜，有店家注明“非甘蔗”字样，向客服了解一二，原来大有乾坤。这些非甘蔗汁参与的红糖原材料，来自甜菜、甜蜜素等。

有一年去皖北乡下品尝过甜菜，单刀直入的甜，甜得寡淡，毫无层次，一无余韵，傻甜。

台州的美食，之琳琅，之缤纷，之洞天别具，让人心生惆怅。这座山海之城，何以如此惊艳？简直太让人热爱生活了。

美食不仅单纯地愉悦味蕾，慰藉胃肠，它甚至可以给予人精神层面的依靠。纵然一个厌世的人，忽然尝到一口台州的甜品，慢慢地，一颗冰冷的心也会随之热。

一个人，但凡具备人之属性，是有可能拒绝美食的，除非餐风饮露的神仙。不，天上不也还有仙桃么？威仪万方的王母娘娘宴客时，也要端出水蜜桃的。

食为天道。匆匆来去，不过是惊鸿一瞥。回来四五日，台州城的生香活色，依然绕梁不绝，仿佛叫人格外地热爱生活起来。一日，天蒙蒙亮，赶去早市，碰巧有一条白丝，可遇不可求。另称了斤余蚕豆壳。剥开胖大的外壳，再剥另一层绿衣子，得大半碗米仁，做蚕豆汤，潜一只鸭蛋，是初夏第一口鲜。

午后，坐露台晾晒两只冰冷的脚，忽然流起鼻血来。大抵频繁食鱼，上火之故。发誓一定要好好生活，疯狂食鱼，鸡腿鱼、汪丫鱼、白丝……整整一年，不曾吃过淡水养殖鱼了。近几日频繁焖煮野生河鱼，身体有点吃不消，可能。

初夏时节，蛭蟹肥美，黄色鲜甜。连台州的春笋滋味，也要让味蕾一亮。

年初一看盘中笋，粗头陋服，一股憨相，纤维毕现。望之，柴而老，试夹一箸，嚼之，一丝丝回甘于口腔回旋，嫩而

#### ■ 闫广财

南北地域各异，草木风姿自是不同。这些年辗转游历南方多地，见过形形色色的林木，唯独海口椰树与杭州香樟最入心怀。椰城与杭城，一树自成一韵，藏着两座城市独有的气韵。

我最早熟识的南方林木，便是椰树，只是初识椰树，并非在海南，而是年少时的北京。20世纪60年代末，我尚在读小学，那时文娱活动匮乏，格外爱看电影的我，跟着母亲参加单位组织的内部观影，看了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片中椰林寨风光鲜活灵动，成片椰树挺拔高耸，绿意浓郁绵长，瞬间牵住了我的目光。椰子树就此成为少年记忆里，第一株扎根心底的南方嘉木。

但直到90年代初，年过不惑，我因公首次踏上海南岛，方才亲见椰树真容，体悟到它独有的气韵与风姿。海南椰树笔直挺拔，不生冗枝，直指云天。阔叶舒展如伞，枝头缀满圆润青嫩的椰果，清甜椰汁，是海岛独有的清凉滋味。寻常椰树高约二十米，近乎六七层楼房；水土丰沃之地，竟能长至三十米，身姿挺拔，气韵疏朗。

海口别称椰城，椰树更是当地市树，一城风情皆融于悠悠椰影之中。国内以椰树为市树的城市寥寥无几，大多集中在海南一地。其他南方城市纵然也有栽种椰树，但无论数量、规模还是气势，皆难以与海口比肩，这份得天独厚、清幽静谧、绿意盎然、别处复制不来的景致。

海口通衢大道两侧，椰树整齐成行；公园绿地之中，椰影摇曳生姿；漫长海岸沿线，椰林连片铺展，一望无边。就连居民区、街头广场、街边花坛，处处都有椰树的身影。满城椰影错落，海风掠过，椰叶簌簌作响，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椰风海韵之中。

走遍江南诸地，去往最多的便是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杭州。这座江南名城，以桂花为市花，以香樟为市树。秋日满城桂香浮动，清雅动人；香樟则终年苍翠，沉稳苍劲，一柔一刚，勾勒出

无渣，愈食愈上瘾，忍不住招呼众人同食。王寒老师言，我们这里的笋号称“山中黄鱼”。我听成了“三根黄鱼”。

难怪，台州临海而多山。上苍太过眷顾这座城市——海味山珍，两全其美，美美与共。王老师一再劝诫，不要再吃便宜货了，多吃鱼虾。米饭上来。王老师指导我们一定要用黄酒汤泡饭。我舀了一匙米饭，以黄酒汤浇透，送进嘴里，慢慢咀嚼……汤头的微甜裹着大海的鲜，将平凡的水饭提携得销魂。

那一顿晚餐，鱼、虾、蛭滋味无尽。海鲜是大味，以致陆地上奔跑的牛排、红烧鸡乏人问津了。

餐后仅仅两三个小时，托华诚兄的福，他的一位头陀镇朋友连夜赶来，盛情带领我们去宵夜。一直吃到深夜11点余。

最惊艳的当数一例野生黄鱼。大味至简。店家言，连姜蒜也省了，就是一点薄油以及水。大家都太饱了，只舀了一些汤喝。

还有一份新鲜时令蚕豆，配了青蒜叶。植物豆类的时令之鲜与海鲜比，是别样境界。海鲜是天上之鲜，热烈酣畅；豆瓣是山中隐士之鲜，淡淡浅浅，山风一样迂回不绝。当夜美食计有：樱花虾、芝麻螺、流心蟹、姜汁面等。临走，头陀镇这位朋友又赠我们每人一瓶糟烧白。

出得店门，一对小倩倩端坐露天小桌上，共执一碟黄鱼。当夜，不知可有明月？依稀听店家言，这两人是开车多少公里，特地赶来食黄鱼的。

毫不起眼的一月小店，仓库一样的所在，背街而开。

另一晚餐，去的是一家颇似日本风的小店。六人围坐一桌，杯杯盏盏满溢，无数特色小食。一碟炒圆子，配菜中的一物绿豆芽，两头全部掐掉，只剩一截截银丝。台州人的精致无以言表。我比较好奇的哈冬瓜售薯，以莴菜秆替代。此物与绍兴的咸香果冻口感明显不同，略用薄盐水浸制过，别一份清新。另一碟小菜为呛萝卜。倘若饿了，腻了，再夹一片呛萝卜解腻，实在不舍下桌。

最后一道，玫瑰豆沙饼。是真吃不下了。王老师轻劝：“你尝一口就放下。”我捧起一百度的烫，玫瑰的香气席卷着豆沙的绵柔，化为微风轻舐的甜，令人欲罢不能，还是咬了第二口。正是应了台州民谚：“七分饱不叫饱，扶墙出才叫饱。”

出得门来，明月高悬，一只灰鹭于江上翩跹……

# 椰树与樟树

杭城独有的江南韵味。世人多沉醉于遍地馥郁花香，却少有人知晓，沉静古朴的香樟，更是杭州沉淀千年的人文底色。

香樟象征坚韧长青，寓意平安吉祥。它既是浙江省树，也是国内入选城市最多的市树之一。除杭州外，南方三十余座城市皆以它为市树，身影遍布江南各地，成为颇具代表性的城市风物。

香樟本就是吴越故土原生古木，杭州境内留着大量百年乃至千年古樟。昔日游西湖，与友人同登吴山，山间成片北宋古樟静静伫立，足以佐证两宋之时，杭城便已有广植香樟的古老习俗。从古刹古寺、钱塘江岸，到寻常街巷、民居宅院，香樟遍布全城，早已融进烟火日常，化作江南文脉里一抹温润绵长的印记。

香樟品性内敛沉稳，不张扬、不浮华，四季常青，树冠舒展繁茂，枝叶层层叠叠。盛夏浓荫蔽日，隔绝酷暑；寒冬翠色如初，抵御风寒。枝叶间萦绕着淡淡清香，悠远绵长。这份天然香气兼具驱虫防蛀、防潮防腐之效，实用价值十足。

旧时江南女子出嫁，香樟木箱是娘家必备陪嫁，乡间更有生女便栽种樟树的旧俗。即便远在北方，早年寻常人家存放衣物被褥，多靠实木箱柜，樟木器具向来是上等好物。年少时家中便有两只老旧樟木箱，母亲格外爱惜。每次开箱，醇厚柔和的木香满屋萦绕，闻着便觉清心安。

一方水土育一方草木，南北风物迥异，林木气韵自是各不相同。海口椰树挺拔飒爽，尽揽南海海天浩渺气象；杭州香樟清雅沉静，浸染江南灵山秀色，自带吴越风流从容之风骨。

一座城市的韵味，从不止于林立高楼，更藏在街头巷尾的草木风物里。一树自成风景，历经岁月枯荣，寻常草木既装点一城风光，亦积淀深厚人文底蕴。清风拂过，树影轻摇，这般灵动景致，便是江南大地温润动人的烟火风情。